

## 港豬——讀呂大樂 《香港模式：從現在式到過去式》

我們香港是如何成功的？不論官員還是市民，答案不離其三——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。我們當然可以說得堂皇一點，搬用術語，話說香港服膺市場經濟，適度有為也好，積極不干預也好，這個城市營商環境穩定，公平競爭。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穿膠花，工廠勞動，實幹「勤力」；我們下一代努力讀書，成為中產，躋身「專業」；然後大家安居樂業，憂慮社會動盪，是故「務實」。

其實我們都在食老本。此命題「香港如何成功」先有前設，首先我們自認成功，假定昔日固有一套成功模式，然後複製重構，試圖沿用，一心仰賴過去，藉以指望將來。食老本是否可行，我們未有認真細想。花無百日紅，但見舊時繁華，學者呂大樂寫成《香港模式：從現在式到過去式》，回顧九七前後的香港社會，書序寫道：「『舊夢不須記』——曾經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，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，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……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，『回到過去』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。」

逝去種種昨日經已死。九七主權易手，此間政治變化，經濟轉型，英殖時代那些往事，如若不斷重提，將成絆腳石。奈何我們眷戀舊夢，時至今日，上一代人念茲在茲叮囑後輩，必須仿效前人「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」——此謂港人理想人格。讀呂大樂新書，可見此等人格如何成塑，而今人繼續倒模，打算複製成功模式，重現舊好。筆者嘗以「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」三種人格，閱讀《香港模式》，理解過去，批判當下。

### 所謂勤力——廠家惰性

近來年輕人上街鬧事，長輩苦口婆心，叫後生子女息事寧人，看看啊，我們老一代父母，默默耕耘，勤力做人，穿膠花掙取生計，腳踏實地做人多好。他們叫你眺望獅山巨石，嶺下萬家燈火，遙想當年，六七十年代戶戶自設工場，一家老少投入生產，接來外判加工訂單，車衣塑膠皮革玩具不拘，雖然設備簡陋，但勤勤懇懇，也可養活一代人。這種家庭生產模式撐起一城製造業，本地工廠可以靈活調配資源，旺季時候外判予家庭生產，淡季時候則毋須閒養工人。那時候工業飛升，今人回看，莫不嘉許舊日獅子山精神，覺得學家上下團結勞動，在在可見勤快、刻苦、靈活，於是我們草率結論——製造業工人勤力，造就工業發達，乃香港繁榮始兆。

錯了錯了，勤力生產迎來盛世，不過表象。此所謂工人勤力，終成行業怠惰，呂大樂謂之「廠家的惰性」。想想，當年提振經濟的本地工廠，現在哪裏去了？七十年代中期，生產成本上漲，海外市場興起保護主義，出口不景氣。一般而言，廠家對應時局，理應求變——升級設備，增添器械，減省工人成本，廠房藉以落地生根……但不見此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先有數十萬非法移民抵港，緩解工資上升之急；其二，後有大陸改革開放為繼，廠商北移圖覓便宜地方。得此運氣，廠家不求變革，棄守故土，在八十年代直接向北挪移，在大陸沿用密集勞動模式，此謂惰性。我們說老一代人勤力營生，然而我們未有思量，此中「勤力」只為尋租食利。工人固然刻苦耐勞，但廠家逐利求存，見何處草原葱鬱便成群而往，不曾安土守業，未有嘗試改良本地生產，實為怠惰。

### 所謂專業——中產末路

因為工業出走，本地製造業式微，香港轉而興起第三產業，例如金融財務、旅遊零售、餐廳飲食。我們說這些是「知識型經濟」，你想要生活寫意，想要成為中產，必須勝出遊戲制度。所以中年爸媽望子成龍，仔啊仔，你大個要用功讀書，考取專業牌照，醫生律師建築精算測量會計，總之一技傍身，方可買樓。中產嚮往幸福，寄望專業技能改善生活，攀升社會階梯，成家立室，工作安定，置業安身。但是我們推崇專業價值，其實等同順從服務型經濟，終致香港產業單一，實為末路。

大家想想，我們來日盡皆投身服務行業，鄙視其餘生產工種，第二產業無以為繼，那時候境況如何？好簡單，我們個個想成為中產，下一代只攻讀專業學科，盡量找寫字樓工作，金融商行為先，於是我們朝夕往返中環尖沙嘴商廈，恨卻市中心地價高昂，付不起首期，唯有在新界新市鎮買樓，然後注定你下半生車馬勞碌，每月兩成人工盡付交通開支……呂大樂整合人口與坐標，發現我們的居住中心漸漸北移，移向新界，但工作地方則無甚變化，依然靠近市中心。本來我們發展新市鎮，廣開新界就業機會，務使地區自給自足，免教道路運輸不勝負荷，中產可以安居樂

業。但本地中產喜歡的卻是專業工種，情願趕赴中環上班。呂大樂寫道：「在目前香港所處的『後工業』環境裏，大量服務業的活動及職位都留在市中心的主要商業區之內……如果特區政府繼續將大量市民按類似舊日發展新市鎮的形式搬遷到『新發展區』居住，則只會加深居住於就業未能協調的矛盾。」

呂大樂意在進諫管治者，筆者卻想到我們的中產人格。我們想安居置業，更想躋身中產，於是推崇專業價值，摒棄工業，致使產業單一，工作中心留在中環，難以遷往至新界。是故我們每天往返市中心，偏居新界，日日耗費車資，終身奔波勞碌。愈想中產，愈見貧窮，是為中產末路。

### 所謂務實—— 逃避現實

中產崇尚專業，此人格其來有自，本非朝夕生成，因為我們向來信奉英殖時期的官僚權貴體制，而呂大樂謂之「行政管理型政府」。過去大家知道，我城最高元首乃係英國派來，港督之命，不是普選產生。政府為求補足認受性，於是大行諮詢政治，任命精英賢達擔當行政公職，對治民生議題。有精英專業人士身處行政體制，堂然問眾，諮詢市民意見，形式上得以理順民意，然後以醫生律師會計等專家身分，協調決策——此謂彰顯行政程序，藉以服眾。所以我們香港人覺得一切以務實為本，遵從專業意見，凡事皆有既定程序，不可亂來。於今猶見，政改爭議十分麻煩，弄得後生仔女上街去，不務實，所以他們反對佔領行動。上一代人覺得，我們不是不要民主，但政治這些弔詭事情，交託專業政客和官員磋商更好，務實為宜。

而英國人一早走了，從前「行政管理型政府」行之有效，不是因為我們務實，而是因為逃避現實。我們不曾過問主權誰屬，捨身交付英人管治，百年來幸無大礙。今番我們初見代議政制，八十年代談判，醒覺普選之急，現在應該奮力爭取。但我所認識的中產跟我說：「人家有三部曲嘛，官員有商有量，務實專業啊！」大概，我們都眷戀過去的諮詢程序，指望官僚政治中立，政客專業為公，至於上街重奪主權這些事，還是不談好了。呂大樂這樣寫：「而被神話化了的行政管理型政府，也就要退出舞台；香港社會不能不正式面對現實中的政治。無論大家如何不想正面面對政治的存在，也恐怕別無他法，而只有面對現實，接受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這個事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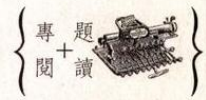
### 我們都是港豬

《香港模式》的命題，說白了是兩個字——過時！我們緬懷過去，眷戀東方之珠舊夢，覺得複製舊有模式可以再現繁榮勝景。呂大樂既為教授，感時憂國，寫成專書重溫舊時社會模式，勸諫權貴不要因循守舊，舊夢不須記，事過境遷以後不再提起，今後應當革故鼎新，創新求變。而我們尋常百姓嘗讀《香港模式》，當知道舊日神話早逝——我們以為舊時工業飛升，因為生產工人勤力，最終卻是抱殘守缺，廠家怠惰，工業出走；我們崇尚中產生活，提倡專業，但愈想安居樂業，愈不得其法；我們提倡政治務實，指望專業政客與官員解決問題，自己卻在逃避現實。這些「偽勤力、偽專業、偽務實」的人格該當如何歸類？有見此等人格不限於中產、建制、權貴、藍絲，所以，筆者稱之為「港豬人格」——我們或多或少有所繼承，我們都是港豬，只惦念舊好，不敢向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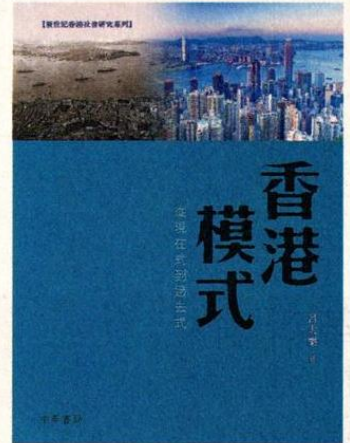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港豬——讀呂大樂 《香港模式：從現在式到過去式》

香港人系列四之二



# 港豬——讀呂大樂 《香港模式：從現在式到過去式》



我們香港是如何成功的？不論官員還是市民，答案不離其三——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。我們當然可以說得堂皇一點，搬用術語，話說香港服膺市場經濟，適度有為也好，積極不干預也好，這個城市營商環境穩定，公平競爭。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穿膠花，工廠勞動，實幹「勤力」；我們下一代努力讀書，成為中產，躋身「專業」；然後大家安居樂業，憂慮社會動盪，是故「務實」。

其實我們都在食老本。此命題「香港如何成功」先有前設，首先我們自認成功，假定昔日因有一套成功模式，然後複製重構，試圖沿用，一心仰賴過去，藉以指望將來。食老本是否可行，我們未有認真細想。花無百日紅，但見舊時繁華，學者呂大樂寫成《香港模式：從現在式到過去式》，回顧九七前後的香港社會，書序寫道：「『舊夢不須記』——曾經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，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，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……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，『回到過去』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。」

逝去種種昨日經已死。九七主權易手，此間政治變化，經濟轉型，英殖時代那些往事，如若不斷重提，將成絆腳石。奈何我們眷戀舊夢，時至今日，上一代人念茲在茲叮囑後輩，必須仿效前人「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」——此謂港人理想人格。讀呂大樂新書，可見此等人格如何成型，而今人繼續倒模，打算複製成功模式，重現舊好。筆者嘗以「勤力、專業、務實」三種人格，閱讀《香港模式》，理解過去，批判當下。

### 所謂勤力——廠家惰性

近來年輕人上街鬧事，長輩苦口婆心，叫後生子女息事寧人，看看啊，我們老一代父母，默默耕耘，勤力做人，穿膠花掙取生計，腳踏實地做人多好。他們叫你眺望獅山巨石，嶺下萬家燈火，遙想當年，六七十年代戶戶自設工場，一家老少投入生產，接來外判加工訂單，車衣塑膠皮革玩具不拘，雖然設備簡陋，但勤勤懇懇，也可養活一代人。這種家庭生產模式撐起一城製造業，本地工廠可以靈活調配資源，旺季時候外判子家庭生產，淡季時候則毋須開着工人。那時候工業飛升，今人回看，莫不嘉許昔日獅子山精神，覺得舉家上下團結勞動，在在可見勤快、刻苦、靈活，於是我們草率結論——製造業工人勤力，造就工業發達，乃香港繁榮始兆。

錯了錯了，勤力生產迎來盛世，不過表象。此所謂工人勤力，終成行業怠惰，呂大樂謂之「廠家的惰性」。想想，當年提振經濟的本地工廠，現在哪裏去了？七十年代中期，生產成本上漲，海外市場興起保護主義，出口不景氣。一般而言，廠家對應時局，理應求變——升級設備，增添器械，減省工人成本，廠方藉以落地生根……但不見此，原因

有二：其一，先有數十萬非法移民抵港，緩解工資上升之急；其二，後有大陸改革開放為繼，廠商北移圖覓便宜地方。得此運氣，廠家不求變革，棄守故土，在八十年代直接向北挪移，在大陸沿用密集勞動模式，此謂惰性。我們說老一代人勤力營生，然而我們未有思量，此中「勤力」只為尋租食利。工人固然刻苦耐勞，但廠家逐利求存，見何處草原葱鬱便成群而往，不啻安土守業，未有嘗試改良本地生產，實為怠惰。

### 所謂專業——中產末路

因為工業出走，本地製造業式微，香港轉而興起第三產業，例如金融財務、旅遊零售、餐廳飲食。我們說這些是「知識型經濟」，你想要生活寫意，想要成為中產，必須勝出遊戲制度。所以中年爸爸望子成龍，仔啊仔，你大個要用功讀書，考取專業牌照，醫生律師建築精算測量會計，總之一技傍身，方可買樓。中產嚮往幸福，寄望專業技能改善生活，攀升社會階梯，成家立室，工作安定，置業安身。但是我們推崇專業價值，其實等同順從服務型經濟，終致香港產業單一，實為末路。

大家想想，我們來日盡皆投身服務行業，鄙視其餘生產工種，第二產業無以為繼，那時候境況如何？好簡單，我們個個想成為中產，下一代只攻讀專業學科，盡量找寫字樓工作，金融商行為先，於是我們朝夕往返中環尖沙嘴商廈，恨卻市中心地價高昂，付不起首期，唯有在新界新市鎮買樓，然後注進你下半生車馬勞碌，每月兩成人工盡付交通開支……呂大樂整合人口與坐標，發現我們的居住中心漸漸北移，移向新界，但工作地方則無甚變化，依然靠近市中心。本來我們發展新市鎮，廣開新界就業機會，務使地區

自給自足，免教道路運輸不勝負荷，中產可以安居樂業。但本地中產喜歡的卻是專業工種，情願趕赴中環上班。呂大樂寫道：「在目前香港所處的『後工業』環境裏，大量服務業的活動及職位都留在市中心的主要商業區之內……如果特區政府繼續將大量市民按類似舊日發展新市鎮的形式搬遷到『新發展區』居住，則只會加深居住於就業未能協調的矛盾。」

呂大樂意在進諫管治者，筆者卻想到我們的中產人格。我們想安居置業，更想躋身中產，於是推崇專業價值，摒棄工業，致使產業單一，工作中心留在中環，難以遷往新界。是故我們每天往返市中心，偏居新界，日日耗費車資，終身奔波勞碌。愈想中產，愈見貧窮，是為中產末路。

### 所謂務實——逃避現實

中產崇尚專業，此人格其來有自，本非朝夕生成，因為我們向來信奉英殖時期的官僚權實體制，而呂大樂謂之「行政管理型政府」。過去大家知道，我城最高元首乃係英國派來，港督之命，不是普選產生。政府為求補足認受性，於是大行諮詢政治，任命精英賢達擔任行政公職，對治民生議題。有精英專業人士身處行政體制，堂然問眾，諮詢市民意見，形式上得以理順民意，然後以醫生律師會計等專家身分，協調決策——此謂彰顯行政程序，藉以服眾。所以我們香港人覺得一切以務實為本，遵從專業意見，凡事皆有既定程序，不可亂來。於今猶見，政改爭議十分麻煩，弄得後生仔女上街去，不務實，所以他們反對佔領行動。上一代人覺得，我們不是不要民主，但政治這些弔詭事情，交託專業政客和官員磋商更好，務實為宜。

而英國人一早走了，從前「行政管理型政府」行之有效，不是因為我們務實，而是因為逃避現實。我們不曾過問主權誰屬，捨身交付英人管治，百年來幸無大礙。今番我們初見代議政制，八十年代談判，醒覺普選之急，現在應該奮力爭取。但我所認識的中產跟我說：「人家有三部曲嘛，官員有商有量，務實專業啊！」大概，我們都眷戀過去的諮詢程序，指望官僚政治中立，政客專業為公，至於上街重奪主權這些事，還是不談好了。呂大樂這樣寫：「而被神話化了的行政管理型政府，也就要退出舞台；香港社會不能不正式面對現實中的政治。無論大家如何不想正面對政治的存在，也恐怕別無他法，而只有面對現實，接受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這個事實。」

### 我們都是港豬

《香港模式》的命題，說白了是兩個字——過時！我們緬懷過去，眷戀東方之珠舊夢，覺得複製舊有模式可以再現繁榮勝景。呂大樂既為教授，感時憂國，寫成專書重溫舊時社會模式，勸諫權貴不要因循守舊，舊夢不須記，事過境遷以後不再提起，今後應當革故鼎新，創新求變。而我們尋常百姓嘗讀《香港模式》，當知道舊日神話早逝——我們以為舊時工業飛升，因為生產工人勤力，最終卻是抱殘守缺，廠家怠惰，工業出走；我們崇尚中產生活，提倡專業，但愈想安居樂業，愈不得其法；我們提倡政治務實，指望專業政客與官員解決問題，自己卻在逃避現實。這些「偽勤力、偽專業、偽務實」的人格該當如何歸類？有見此等人格不限於中產、建制、權貴、藍絲，所以，筆者稱之為「港豬人格」——我們或多或少有所繼承，我們都是港豬，只惦念舊好，不敢向前。